

注音
蘇子由文

揭要

世謂眉山一家之文，至子由而薄；有唐諸大家宏奇瑰怪之文，至子由而衰；非篤論也。子由之文，汪洋淡泊適如，其爲人汪洋以取遠勢，淡泊以存真味，故不失諸叫囂；信乎東坡難爲兄，老泉難爲父也。讀其文者當能辨之矣。

小傳

蘇轍洵子，軾弟，字子由，與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以直言置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神宗朝，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安石行青苗法，轍力陳其不可，出爲河南推官。哲宗召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又論竄呂惠卿，累遷御史中丞，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廷

試進士中書舍人，李清臣撰策題爲紹復之說。轍疏諫，哲宗不悅，落職知汝州，累謫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卒諡文定。

注音
蘇子由文

目次

| | | | |
|-------------|----|-----------|----|
| 爲兄軾下獄上書 | 一 | 荀彧論 | 二六 |
|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 三 | 三國論 | 二七 |
|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 六 | 隋論 | 三〇 |
| 乞責韓縝第七狀 | 一〇 | 唐論 | 三三 |
| 乞誅竄呂惠卿狀 | 一二 | 狄仁傑論 | 三八 |
|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 一九 |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 四一 |
| 商論 | 二〇 | 臣事策一 | 四三 |
| 六國論 | 二二 | 元祐會計錄序 | 四六 |
| 漢景帝論 | 二四 | 古今家誠序 | 五一 |

| | | | |
|--------|----|-----------|----|
| 齊州園子廟記 | 五三 | 上樞密韓太尉書 | 五九 |
| 黃州快哉亭記 | 五五 |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 六一 |
| 武昌九曲亭記 | 五七 | 祭亡兄端明文 | 六三 |

注音
蘇子由文

儲同人先生選本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莽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

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厥音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斃五切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弑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績音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利究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閒，譬如薰蕕並處，梟鶻並

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塞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均版切、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音蝮蝎，切萬一復用，睚眦音睚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孤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速正典刑，縱未以汙鉢音鉢、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音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張湯】漢武帝元狩二年，以湯爲御史大夫。【貨幣】時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算楮錢舟車，其法大抵出張湯。【犴獄】犴，亦獄也，鄉亭之繫曰犴。

【重足】汲黯責張湯曰：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武帝覺悟二句】帝以湯懷詐而欺，使趙禹切責湯遂自殺。

【盧杞】唐德宗建中二年，以杞爲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

【征伐】謂用兵兩河也。【暴斂】謂行開架稅及括富商錢。【播遷】謂德宗先如奉天，後奔梁州也。【逐杞】李愬光上表

暴揚杞等罪惡，乃貶杞等爲遠州司馬。【王安石初任等句】安石領條例司事，以惠卿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惠卿謀之。

凡所建議章奏，皆惠卿筆。【韓琦始言等句】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請罷青前，帝頗悟，安石稱疾不出，並上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之，且命惠卿諭旨。【排擊忠良】謂貶孫覺呂公著等。【引用邪黨】謂用李定曾布等。【手實簿法】惠卿用其弟和

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寸土，檢括無遺，至縣豚亦遍鈔之，隱匿者上告，而以費三之一充賞。【保甲正長四句】俱見呂惠卿本傳。【襄】宋京西南路，治襄州，今湖北襄陽縣。【鄧州】宋屬京西西路，今河南鄧縣東南。【鄧俠】鄧俠破惠

卿朋黨，惠卿怒，欲株連與大獄，神宗不可，但編管於英州。【王安國】安石弟，素與鄧俠善，惡惠卿叢譏，面辱之，至是亦奪職放歸田里。【無噍類】噍，齧也。漢書：襄城無噍類。注謂無有活而噍食者。【贓罪被黜】安石子勞，謀鄧綰發惠卿強借富民錢

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爲叢利害，置獄鞠之，惠卿遂免職，出知陳州。【延安】宋爲府，屬陝西永興軍路，今陝西膚施縣治。【蕃漢】初，陝西沿邊，蕃漢兵各自成軍，每戰則以蕃兵爲先鋒，而漢兵守城，惠卿至，合之爲一。【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與惠卿

不合，出知亳州，旋調涇州。【蔡延慶】字仲遠，萊州人，時呂惠卿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延慶在涇州，以爲不然。【徐臈】字德占，涇州分寧人，惠卿更軍制，諸老將俱不爲然，神宗遣臈往觀畫，臈是惠卿議。【妄奏警急等句】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乃將牙

兵按邊，啓而于東郊，遂趨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靈夏】靈州，治今甘肅靈武縣，夏州故城，在陝西橫山縣西。【河隴】河，即黃河，謂今甘陝交界一帶。隴山，在陝西隴縣西北，延亘入甘肅境，隨地異名。【永樂之戰】元豐五年九月，夏人陷永樂，

徐禧等敗死。【本惠卿布衣中句】惠卿領修撫經義局，時禧因獻策，以布衣充檢討。【敗聲始聞二句】永樂之敗事聞，神宗臨朝痛悼，爲之不食。【不豫】天子有疾稱不豫，言神宗自此致疾也。【移領河東】元豐開，惠卿移知太原府。【腹盧

吳儂】腹，今陝西葭縣。吳儂，今陝西吳堡縣。本爲夏人所據，熙寧間取得之。【稅稗】稅不成粟也。稗，積實俱黍粒，微苦。【牒】

用文書也。【轉運使】官名，宋初置諸道轉運使，掌軍需糧餉。

【反眼二句】惠初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不

用其智。【被召即起】安石復入相，即借道而避，七日至汴京。

【安石之黨】指鄧綰發惠初賊案，見上注。

【蹇周輔】爲御史兼推直官，善於訊鞠。

【發其私書】惠初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馮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

以安石爲欺，遂罷相。

【放鷹】韓非子：孟孫獵得鴞，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勿忍而與之。孟孫歸，大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以爲其子傅，曰：夫不忍鴞，又且忍吾子乎？

【食子】齊桓公欲嘗落兒之味，易牙蒸其兒而獻之。

【梁布】布爲梁大夫，使於齊，及還，彭越已過齊，乃奏事頭下，詞而哭之。漢高以布爲都尉。

【李勣】勣故爲密將，密降唐，勣尙據密舊境，魏徵勸之降，勣乃歸

鄆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密，使自獻之，唐主聞之，歎曰：眞純臣也。

【呂布】布初爲丁原部曲，董卓陰使布殺原，後復刺殺卓，及布降

曹操，劉備曰：明公不見丁建陽董卓師乎？遂殺之。

【劉牢之】晉安帝時，牢之爲王恭司馬，恭敗，執恭降，附元顯，後叛元顯，附桓玄，

繼欲叛玄，遂自殺。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吳居厚呂嘉問宋用臣】並見前。

【李憲】本宦官，曾任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元祐初，劉摯論憲貪功

生事，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

【王中正】以宦官經略涇原，元祐初，言者論其將兵違詔之罪，又貶兩等。

【鄧綰】字文約，咸

寧人，本安石黨。元祐初知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潯州。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亦安石黨。元祐初，暴其前過，謫居滁州。

【蜺】蜘蛛之屬，尾末有毒鈞，能螫人。

【匪眦】張目忤視也。史記：匪眦之想必報。

【鈇鏓】公羊傳：不忍加之鈇鏓。注：斬

要之利也。【投界二句】四裔，四方極遠之地。銅姓，木石之怪。左傳：投之四裔，以禦魘魅。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迄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泣涕。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英州】宋英州屬廣東路，即今廣東英德縣。【別駕】官名，爲州刺史之佐吏，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宋改置諸州通

判，以修武郡改。【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嘗監安上門，熙寧八年，以上疏論呂惠卿得罪，編管汀州，嗣爲張璠所劾，復徙英州。

【青苗助役市易保甲】均見前。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尋音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

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五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

【緡】緡也。

【田氏】陳厲公子完奔齊，改姓田氏，至田和始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自立爲

齊後。【魯困於盟主】春秋齊乘晉楚之稱霸，迭爲盟主，魯介諸大國之間，困於微召之令。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

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雎維音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亦音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俱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也。【范雎】魏人，改姓名爲張祿，以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而強秦。【商鞅】公孫鞅，衛人，入秦爲左庶長，始定變法之令，後敗魏師，魏獻河西地以和，秦遂封鞅爲商君。【昭王】名稷。【剛壽】剛，故剛城，在今山東寧陽縣。壽，史記注：鄆州之縣。【場】邊境。

漢景帝論

名啓，文帝子，在位十六年。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西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

以博局提底音殺之，潁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切粗亮癰之怨，困迫至死。黽潮音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烏浪切一說，譎古穴切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俞芮切，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苦沃切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文帝】名恆。【吳王濞】高帝兄之子。【博】局戲。【爭道】爭行棋之路也。【博局】即棋盤。【提】擡也。【潁

之叛逆】景帝三年，吳王濞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六王同反。【張釋之】文帝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

下可馬門釋之，迫止之，而勅以不歡；及景帝即位，出釋之爲淮南王相，久之卒。

【鄧通】文帝嘗病瘳，太子入侍疾，使蘇籛，太子有羶

色，已而聞通常爲帝嗽吮之，由是慚恨。及即位，免通職，後有告通盜出外鑄錢，遂竟案盡沒入，通寄死人家。按吮，口吸也。

【龜錯】

錯，謂削七國地，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請帝斬錯，上乃使中尉召錯，結載行市，跣衣朝衣，斬東市。【周亞夫】三年正月，景帝以亞

夫爲太尉，將兵討七國，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亂悉定。

【爲相二句】亞夫爲相，景帝欲廢太子及侯王信，亞夫固諫，帝不聽，因謝

病免。【悻悻二句】悻悻，悻悻之貌。漢書：帝召周亞夫賜食，不置箸。亞夫心不平，固謂何席取箸，帝以爲執，執非少王臣，後緣其子

事下獄，不食飲血死。【梁王武】景帝同母弟，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梁太子廢，太后欲以王爲嗣，因袁盎諫而止。梁王乃使人

殺豎，事發，太后憂不食，日夜泣，梁王因伏闕謝罪，然後相泣復如故。

【臨江王榮】梁姬所生。景帝四年，立爲太子，七年，長公主與

王夫人因事陷梁姬，遂廢太子爲臨江王，後徵下吏，榮自殺。【陳侯平國】陳靈公也，飲於夏氏，爲微舒所殺。

【蔡侯般】蔡靈

侯也，秋父自立，後爲楚靈王所殺。【恭儉】如減答法，詔治獄者務先寬，詔戒二千石修職事等。

荀彧論

荀彧字文若，東漢潁陽人。初從曹操爲奮武司馬，旋爲侍中尚書令，後重昭勳操進爵國公，加九錫，彧以爲不

宜，操不悅，及操擊孫權，留彧參軍事，至濡須，彧飲藥自殺。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

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曹公】即曹操。【高帝之子房】荀彧初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按：子房，張良之字。【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爲

司空軍祭酒，魏公九錫之議，皆昭所創。【九錫】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符，七弓矢，八鈇鉞，九鉉，皆古時優禮

大臣之器物。【東都】即洛陽，東漢建都處也。【羣雄】謂呂布袁紹袁術等。【禪代二句】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操子丕始

稱皇帝，廢獻帝爲山陽公。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

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讎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切昨沒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

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當沒嗟叱切尺栗咤，切涉嫁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

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切直道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

七倫

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

備晉

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

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

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曹公】名操，字孟德，子不，廢獻帝自立，國號魏。

【孫】孫權，字仲謀，據東吳。

【信越】韓信、彭越。

【二袁】袁紹據冀州，弟衛

據遼春。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劉備爲徐州牧，曹操表備爲鎮東將軍，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備妻子。

【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縣

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擊操，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備奔吳。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

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

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關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魯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歷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

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關西】謂函谷關以西也。

【七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至始皇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起兵於贛。

【項籍】字羽，下相人，起兵於吳。

【東晉】晉文帝都建康，是爲東晉。

【劉聰】匈奴人，因之子，據離石，稱漢。

【石勒】羯種，

據襄國，稱趙。

【慕容垂】鮮卑人，據中山，爲後燕。

【苻堅】氐種，據長安，稱秦。

【姚興】羌種，據長安，亦稱秦。

【赫連】赫連

物，匈奴人，據統萬，稱夏。

【元氏】即後魏，本爲拓跋氏，孝文帝始改姓元。

【並吞滅取】謂江漢以北，悉爲魏有也。【周齊】

高歡奉孝靜帝遷鄴，爲東魏，後其子洋篡立，國號齊。宇文泰奉文帝入長安，爲西魏，後其子覺篡立，國號周。【周并齊】丁酉春，周武帝入鄴，遂滅齊。【授之隋】辛丑春，周主暹居別宮，隋王楊堅即皇帝位。【取梁】丁未秋，隋滅梁，以其主蕭詧爲高公。【滅陳】己酉春，隋將賀若弼等進軍滅陳。【嚴法峻令】即除毀兵仗，及收天下兵器等。【謀臣舊將二句】謂賀若弼下獄等事也。【死於楊素句】謂素勸帝立廣爲太子，其後並衛之執，素復與謀也。【煬帝】名廣，秋父自立，在位十二年，爲字文化及所殺。【太王避狄事】詳見孟子。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士，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

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居放切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

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閒，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在呂齟語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

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閒，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

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閒，聞音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

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音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

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陳勝】見前。【吳廣】字叔，陽夏人。【誰何】猶言誰敢問也。【趙高】秦宦者。【頤指如意】見前漢書賈誼傳：頤而頤也。言頤動而指示人也。【李斯】楚之上蔡人，爲秦丞相。

【備五刑】秦法，當夷三族者，皆先斷，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俎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李由】斯長子，與斯同死。【三川】秦置郡，治洛陽，爲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懷慶衛輝，四府地。【淮南】

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徙蜀道死。【濟北】今山東長清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興居反，帝遣禁武擊之，兵敗自殺。

【吳楚】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卬，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是爲七國之亂。【王莽】莽爲大司

馬領尚書事，執孝平帝，立孺子嬰，於攝踐詐，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分四方句】太宗分天下

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濟南。【盡以沿邊句】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

平盧劍南嶺南。【節度】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范陽】唐郡名，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地，

治幽州，控制契丹。【朔方】治靈州，今靈武縣，控禦北狄。【貞觀三句】太宗定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

百六十一，皆以隸諸道。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番，其後府兵廢，募兵長從宿衛，謂之彍騎。【貞觀】太宗年號。

【開元天寶】玄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祿山】姓安，營州胡。玄宗時，爲平盧節度使，未幾，兼領數鎮，後自范陽起兵

反，陷長安。【朱泚】幽州昌平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盧龍節度使，泚殺之，代領其衆。德宗時，舉兵反，據長安，按盧龍節度使，及下

昭儀節度使，均不在十節度之內。德宗末年，節度使三十，全國析爲四十七道，自後變更無常。【昭宗】名晔，初名晔，一作敏。【輔

國元振】李輔國，程元振，肅宗時宦官。【守澄】姓王，憲穆宗時宦官。【士良】姓仇，文宗時宦官。【王涯賈餗】涯字廣津，

太原人，懷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劉從諫】從諫爲昭儀節度使，誣等被殺，從諫

上表謂宰相王涯等罪，有調練士卒，誓以死濟君側語。士良等懼。【崔昌遐】名胤，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朱溫】更名

晃，初從黃巢爲監，降唐後，賜名全忠。

狄仁傑論

字懷英，太原人。武后時爲同平章事，勸武后召還廬陵王，應張柬之姚元崇等，卒成反正之功。睿宗時，追封梁

國公。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音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閒。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祖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執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

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

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日飲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漢呂后等句】惠帝崩，呂太后臨朝稱制，竊立諸呂爲王，有丞相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於是太后以陵爲少帝太傅，奪其相權。

【唐武后】名曩，后初爲太宗才人，高宗時立爲太后。高宗崩，臨朝稱制，僭位二十一年，改國號曰周。

【徐敬業】勳孫，起兵揚州，傳檄討武氏，兵敗死。

【裴炎】敬業舉兵時，裴炎爲侍中，因勸武后反政，爲武承嗣等陷害，斬於都亭。

【惠帝之亡四句】惠帝崩，呂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譏謂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以安太后，平從之。惠帝名盈，高祖子。

【平與周勃二句】時平爲丞相，周勃爲太尉。

【陸賈】賈請陳平交驩周勃，呂氏謀殺賈。

【周勃入北軍】勃入北軍，令

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遂誅諸呂。【革命稱帝】庚寅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封王子弟】立武承

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十驍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三思】武后之姪。【雙陸】古博具名。【文皇常】指太宗。

【先帝】指高宗。【陛下】指武后。【祔】祭名，後死者合食於先祖也。【徐彥伯】名洪，以字顯，兗州瑕丘人，時爲禮方員外

郎，奉迎中宗於房州，進給事中。【張易之昌宗】定州人，美容姿，俱得幸於武后，干涉時政，武后病，均爲張柬之所殺。【張柬之】

字孟將，襄陽人，狄仁傑薦其有宰相才，武后遂以爲同平章事，薛二張復中宗位，柬之之功特多，後爲武三思所誣，貶死。【老氏】謂

老子李耳也。將欲飲之數句，見老子。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淵明，名潛，一字元亮，潯陽人。仕晉爲彭澤令，旋棄官去。宋元嘉中卒，世稱靖節先生。

東坡先生謫居儋

部甘切耳真

支義切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

茅竹而居之，日啗

徒盞切茶

塗音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

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

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

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

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誤音自量爲己，必貽俗患，詎免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自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嗟乎！淵明不冝音同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諒音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影同自託於淵明，其誰官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

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東坡】地名，在今湖北黃岡縣治東。蘇軾謫黃州時居之，因自號東坡居士。

【僮耳】軾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僮耳地。

【羅浮】山名，在廣東增城縣東，接博羅縣境，袤直五百里，半精四百餘，瑰奇靈秀，爲粵中名山。【過】字叔美，軾第三子，軾自惠州

遷儋耳，獨過侍之。【葺】修補也。【鼓吹】列樂於殿廷之謂，喻若奏樂之使人共聞也。【啗】食也。【茶】苦菜，嫩莖葉可食。

【海康】今廣東海康縣，卽雷州地。紹聖三年，軾改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曹】名植。【劉】名暉。【鮑】名照。【謝】名靈

運。【李】名伯。【杜】名甫。【儼】淵明子。【黽俛】俛同勉，詩：黽俛同心。【五斗米】潛爲彭澤令，郡治督郵至縣，吏請東

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獄吏折困】軾下獄事，見前。【餽】改也。【桑榆】日落

之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故借爲西方之稱。

臣事策一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閒。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

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

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

無重臣也。」

且今使天子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其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

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以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其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待上意之少懈，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

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閒，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衛太子】名據，巫蠱事起，殺江充，發兵反，武帝命宰相周軀討之，太子敗，自殺。

【申屠嘉】齊入朝，見鄧通怠慢，遂召詣丞相府，

欲斬之，相文帝救得免。

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七倫}切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忽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同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息^德切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尹森}切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

爲珍

徒典切

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

切母神

天

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

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

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

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

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

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

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

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

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

雖內帑

他朗切

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德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

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四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

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

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

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

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

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切胡外亂，遂

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

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

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

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

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朱江切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漢祖四句】漢高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丙吉七句】漢書丙吉傳：吉有取吏，出見驛騎，知虜入雲中代郡，歸自吉。吉遂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吉，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注：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李吉甫句】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與史官等，錄當時口賦兵籍，號爲

國計簿，凡十卷，元和二年奏上之。【三司使】宋史：三司之職，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丁謂】謂權三司使，上

景德會計錄，請以後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林特領使，亦繼爲之。俱見宋史。【景德皇祐】眞宗年號。【治平】英宗年

號。【熙寧】神宗年號。【地官】司徒也。職於元祐開爲戶部侍郎。【元豐】神宗年號。【二聖】宣仁太后及哲宗。【藝

祖】即太祖。【列國款附】謂南漢南唐南吳越及蜀也。【琛】美寶。【景福】順名。【太宗】名光義。【太原】

今山西太原縣，本北漢都城。太平興國四年，北漢主劉繼元降。【眞宗】名恆。【契丹】景德元年，契丹寇遼州，眞宗自將擊之，

遂請盟而退。【咸平景德】俱眞宗年號。【封泰山】樂土曰封，眞宗時王欽若詣泰山，得天書，因封泰山。【祀汾陰】汾陰，

今山西榮河縣，眞宗祭后土於此。【禮亳社】又如亳州，魏老子於上壽宮。【上清昭應崇禧景靈】皆宮名，眞宗建以奉道

教者。【章獻】眞宗皇后。【夏賊】謂元昊也。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於夏州。【无物】滿也。【英宗】名曙。【神

考【卽神宗】青苗助役市易鹽鐵均見前。【交趾】今安南北部，神宗時入寇，招討使郭遵擊敗之。【拓跋】西夏本姓，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子孫繼之。【秦隋】秦自始皇至二世，隋自文帝至煬帝，皆二世而亡。【七國】謂景帝之初，吳楚趙及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王皆反。【晉武帝】姓司馬名炎。【削平吳蜀】謂吳主孫皓，蜀主劉禪皆降也。【子弟內叛】卽西晉時八王之亂。【羌胡】謂劉石勛等。【內藏】太宗時置內藏庫。【分棊】猶言分列其事，榷木入土之柱也。宋史：太祖平荆吳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鑿封椿。

古今家誠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

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與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

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儕。」音分，昌志切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音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老子】書名，老聃所撰。【醇醇】審言重復也。詩：審爾諄諄。【惻惻】愴也。揚子太玄經：蒼微惻惻。【洞酌三句】洞，遠也。

行潦，路上雨水澆聚也。餅，一蒸米也。餼，酒食也。正義曰：曾使人遺往酌取彼道上澆潦之水，從之於大器而來，得其澆潦，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澆沃米餅，以爲酒食。【豈弟】樂易也。【太常少卿】宋史職官志：太常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

陵寢之事，少稱爲之貳。

齊州閔子廟記

齊州，後魏置，宋改濟南府，今爲歷城縣治。閔子名損，字子襄，魯人，孔子弟子。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靈徒結切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恥切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恥力切。」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脩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饗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閒，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第同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

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音奮觸蛟蜃是忍切而不讐，音摺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險，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瀕，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歷城】漢置縣，卽今山東省治。

【秩祀】謂如其秩次祭之也。書望秩于山川。

【熙寧】神宗年號。

【飭】修治也。

【其可

以綏猶言不可緩也。【鳩工】鳩，聚集也。【三獻】祭禮之隆重者，古時祭社稷五祀，用三獻。【蓬豆】蓬，以竹爲之，盛果脯；

豆，以木爲之，盛稻粱，皆古禮器，以供祭享者。【饋相】以禮接賓者，接鬼神亦然。禮：山川所以饋鬼神也。【夫子】指孔子。【齊

魯宋衛】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反魯爲大司寇，執行相事，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適衛凡三次，後衛君輒欲得夫子爲政。

【高弟】史記：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注：謂才優而品第高也。【宰我】宰，予字，子我，仕齊爲臨淄大夫。【子貢】姓端木，名賜，衛

人，嘗相魯衛，及信陽宰。【冉有】冉，求字，子有，魯人，爲季氏宰。【子游】言偃字，吳人，爲魯武城宰。【季路】仲由，字子路，一

字季路，下人，爲衛大夫，孔裡家宰。【子夏】卜商字，衛人，爲魏文侯師。【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費宰】事見論語。

【茫洋】言水之廣大也。【汗漫】淮南子注：汗漫，不可知之也。【債】覆敗也。【蛟】古以爲龍屬，能發生大水。【蜃】蛤屬，

古以爲蜃氣能成樓臺者。【讐】懼也。【柳下惠二句】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一夕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人

曰：子何不如柳下惠，嫠婦不違門之女，國人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我固不可。見家語。

黃州快哉亭記

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元音北合漢沔，緡音其勢張大。至

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

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許拱切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方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

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古外切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

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海音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西陵】城名，又稱夷陵，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五里。

【湘沅】二水名，皆在湖南省，北注洞庭湖，入長江。

【漢沔】漢水，貫

漢中與安陽，陽安陸漢陽舊六府境，其上游經沔縣爲沔水，經襄城始名漢水，入江處卽今漢口，一稱沔口。

【赤壁】在黃岡

城外，卽東坡所游處，有前後赤壁賦，若孫曹鏖兵之赤壁，則在嘉魚縣東北江濱。

【齊安】郡名，唐置，屬黃州，城在今黃岡縣西北百

二十里。

【一舍】左傳注：一舍三十里。

【倏忽】言其急遽，非意計所及也。

【曹孟德】操之字。

【孫仲謀】權之字。

【周瑜】字公瑾，仕吳至南郡守將，曾破曹操軍於赤壁。

【陸遜】字伯言，仕吳至大都督，曾敗漢昭烈於猇亭。

【昔楚襄王等

句】詳見文選宋玉風賦。按襄王名橫。

【宋玉】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

【最差】楚人爲公族大夫。

【關臺】地名，在今湖

北鍾祥縣署東。【巍然】風聲也。【蓬戶甕牖】寒微之家，以蓬草爲門，甕缶爲窗也。禮記：備有蓬戶甕牖。

武昌九曲亭記

武昌，今湖北鄂城縣。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櫨，音蕭然絕俗，

車馬之迹不至。

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郎到切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食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匹計切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其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

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翮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插林卉，拾澗實，酌

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所買切。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齊安】見上。

【廬於江上】子瞻與朱康叔書云：已遷居江上，臨皋亭，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

【陂陀】邪平也。

【蔓延】樂曲而延長也。

【浮圖精舍】

佛寺也。按浮圖，卽佛陀之異譯，一作浮屠，後並以之稱佛塔。晉書：孝武帝紀：帝初率佛法，立精舍於殿內。

【西山寒谿】

西山，一名樊山，在鄂城縣西，下爲樊口，上有九曲谿，山東十步有岡，岡下有寒谿，山北背大江。

【撫】文選南都賦注：撫與機同。

【杖策】手持鞭也。

【亂】橫流而渡。

【褊巾】用緜全幅向後撲髮，俗名撲頭。

【睥睨】左

右視也。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樞密院使，一稱太尉。仁宗嘉祐元年，以韓琦爲樞密院使。

太尉

韓琦

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

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

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代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古微切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晉語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於阮切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

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太史公】即司馬遷。【周覽句】史記五帝紀贊：余嘗西至崑崙，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燕趙】今河北山西地。
【鄉里鄉黨】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秦漢故都】在今陝西咸陽縣長安縣。
【終南】山名，在今陝西藍田縣。【嵩】古中嶽，在今河南登封縣。【華】古西嶽，在今陝西華陽縣。【歐陽公】即歐陽修。
【周公召公】周公名且，召公名爽，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方叔召虎】周宣王時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三省見前。元祐元年春，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九月卒。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音幄乙角切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

搢音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音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音惇，誰恤予禍？白髮蒼顏，

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

當，遄音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音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

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音旋。事音如絲，衆比如櫛，節

治亂之機，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

人，鉏音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

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

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音蟬冠，遂以

往。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畊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

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

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元豐】神宗年號。【帷帳】軍中帳幕也。漢書：運帷帳之中。【公來自西二句】謂光自落入臨也。【太任二句】太

任，文王母。成王，武王子。比太皇太后高氏及哲宗。【惇惇】獨也。【邊返句】邊，往來頻數而疾速也。神宗崩，光入臨，所至民遮道

聚觀，馬至不能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宛邱句】後詔起光知陳州。宋陳州，治宛邱縣，今河南淮陽縣。

【岌】高也。【宅憂】天子居喪之謂。【鉏去太甚】謂謂保甲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也。【延和】便殿。【合宮】即明

堂。光卒後，太皇太后與哲宗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撻】送死之服。【擾】播種後，以土覆之。

祭亡兄端明文

哲宗元祐七年，秋，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

以家饌

音

酒菓之奠，致祭於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

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

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基。音瘴音氣所蒸，颺音風所吹。有來中原，人

鮮息淺切克還。

音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昨回切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泱

子節切天。自儻都甘切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音陵，有田數頃。逝

祭亡兄端明文

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是吟切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

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

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

古玩切多士，義動蠻貊。音陌切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祕，

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音桑來自東，病不能迎。卜葬

嵩恩融切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涉岡望之，涕泗雨零。尚享！

【建中靖國】徽宗年號。【遠】轍子按宋史載轍三子：曰選、遠、邁，而不及遠。【手足】謂兄弟也。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

足如手。【先君】指洵也。賦與轍皆師洵。【四維】四方也。詩：四方是維。【嶺】即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見梁氏廣

州記。【七莽】七年也。賦自新宗紹聖元年，貶知英州，至元符三年，徙于內郡，共七年。【瘴氣】山川溼熱蒸鬱之氣，人中之輒病，

今粵東西尚盛。【颶風】海中大風也。【真人龍翔】謂徽宗初立也。【儻】儻耳也。見前。【廉】廉州，今廣東合浦縣。徽宗

立，賦移廉州。【永】永州，今湖南零陵縣。賦自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昆陵】本常州地，今江蘇武進縣治。賦更三教，復

提舉玉局觀，旋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忱】信也。詩：天難忱斯。【啓手】按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手足，啓子手。【不淑】

猶不善也。【名冠多士】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賦文，欲擢冠多士。【遺文】賦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安

【易書之傳】賦述其父志，成易傳。後居南海，作書傳。
【嵩陽】嵩山之陽。
【陟岡】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三子】賦三子：適適。
【治命】謂進命之合理者也。左傳：衛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